巡演十城

吴霜

去年底，经纪公司老总跟我说2013年我的“笑唱花腔”演出计划中有一项重头任务，巡演十个城市。具体的计划是，二十天内跑遍大江南北，两天一场，中间那天也并不是休息，而是在旅途中。我听完了，有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两天一场唱十场，我一个人的音乐会吗？经纪人该不是疯了吧？

经纪人一定弄错了，他把我，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歌唱家给当成流行歌星了。

有多少优秀的歌唱家一辈子都在梦想开一场个人音乐会。一个人撑起一场为时至少九十分钟的展示，需要的往往是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前期准备。而当一个艺术家耗尽精力和智慧终于完成了这种展现之后，听到掌声，听到喝彩，看到鲜花，看到无数张笑脸时，是怎样的满足，怎样的成就感，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在2011年底开始回归阔别多年的歌唱舞台，已经演唱了多场，用我特殊的表演包装改变了以往的循规蹈矩，改变了延续多少年的古老歌唱的传统形式，其目的很简单，让久别音乐会剧场的观众重进剧场！让我自己能更加自由随意地在舞台上开心演唱我喜欢的那些所谓高技术高品位享誉世界的古典美声名段。

爽心园

但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要去和流行歌手们竞争啊！

经纪人于总问我：你说咱们接不接这个项目？

我如梦方醒：接不接？……接！这么多场演出，当然接。

其实我没底。我只是个贼大胆而已。天性乐观是我的精神保证，超级自信是我制胜的法宝。我想，十场就十场！不是要找回剧场中的热烈吗？不是要看到梦想中的成功吗？

那之后，我开始寻找。寻找精神支持，寻找事实依据，我得说服我自己能够顺利完成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找到了根据。这个根据来自我的演员妈妈。

我看到我妈妈的回忆录中记载，她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天津演出中一个月内连续演出了34场！我也记得我妈妈曾经对我说她在大跃进时期下工矿演出一天之内唱过三场！

于是我确认，二十天之内十场音乐会，我行。

今年二月最后一天，我们在北京机场登机去青岛，那里是巡演第一站。当时飞机误点，我坐在机场长椅上打起盹儿来。仅仅半小时醒过来，嗓子开始疼痛。我感觉后背直发冷，还没出发呢，咽炎犯啦!?那段时间正是北京闹阴霾天，我是不是“中枪”了？这话没敢和团队任何人说，心里犯着嘀咕，表面上没有出任何痕迹。

到青岛第二天，早晨醒来，只觉嗓子像刀割一样疼。我心中充满恐惧。立刻叫来公司助理小刘，第一时间去药房买抗生素，服下消炎。同时找出行李箱里的喉咙喷雾剂冲着嗓子猛喷。带着药是为了以防万一，谁知还没开唱这混蛋的喉咙就给我下马威！当天晚上演出还算顺利完成，因为按照病情发展规律声带还不会马上被波及。着急的是第二场第三场，我不停地祷告：祖宗哎，快点给我好哇！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头场演出之后，第二天喉咙非但不好，更并发了鼻炎！且来势汹汹，两只鼻孔完全堵住了。我接着翻找箱子里的药盒，找到另一瓶喷剂，嗓子、鼻子一起喷。必须坚持，必须完成演唱，这是我当时心中唯一的信念。第二场合肥演唱，声音微带沙哑，但未影响完整性，高音D竟依然很争气。看大家的反应，或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喉咙在发炎，除了小刘知情，我乖觉地把这件事隐藏起来。

感谢老天，合肥之后，鼻子和喉咙的病灶都在好转中。我开始吹牛，看看咱这身体素质，除了吃喝睡就是飞在空中行在路上，然后就是上台连演带唱。是不是超级棒？

吹牛的话音还没落地呢，无锡站时忽然间右眼肿起来了！当时只觉眼睛发痒，这是过敏啊！来自空气还是房间味道？完全找不到原因。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在另一处出差的于总都知道了。电话中幸灾乐祸，问我是不是被人打了一拳？此时我早已经见识见雨胸有成竹，一面戴上墨镜一面保持着直立状态，告诉大家放心，晚上一定没事。到了晚上眼睛果然消肿，上得台去顺风顺水，台下掌声笑声尽在掌控之中。

之后的演出进入了无障碍状态。台上的合作者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歌唱家王凯蔚、中国音乐学院青年钢琴家田光浩，以及公司的舞台工作人员四人，加上我共八人团队，场场欢歌笑语，精彩纷呈。观众席一片热烈反响，座无虚席。途经青岛、合肥、无锡、武汉、重庆、东莞、深圳、惠州、郑州、呼和浩特，横贯南北十城，“笑唱花腔”完美收官。回京后，我对于总说，下面怎么着？再连唱二十场？

小菜一碟。

书堆乱叠

徐鲁

说到书的聚散与得失、书房的生成与营建，诗人绿原先生有一个出自个人深刻体验的联想：好比爱结网的蜘蛛有一种奇怪的本能，辛辛苦苦刚结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网，忽然被一阵风雨摧毁到一丝不挂，但它并不灰心，重新又一缕一缕吐丝编结；再一次摧毁，再一次重新编结；又再摧毁，又再编结。绿原说，这种“同灾难较劲”的本领，在许多爱书人和读书人身上也不难发现。

诗人流沙河如此期望过：“鹪鹩所栖，不过一枝”。然而有多少年月、多少读书人，不是在动荡不安、苟延残喘和朝不保夕中度过，遑论书房。“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我就不信。”风骨卓立的诗人早已对书房不存幻想，“什么书房，我诅咒它！”“文革”中，红卫兵上门焚烧了学者柯文辉辛苦积攒起来的五百本书，他用阿Q的精神自慰：“莫难过，以后你还会有二千册书！”靠的是这无根据的幻想，一个爱书人平复了心灵深处的创痛。出于同样的原因，语言学家周有光在《有书无斋记》里记下了友人的一句感叹：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不要有斋而无自由。老编辑家谢蔚明因为“右派”身份被打入另册，全部藏书也被抄没，只留下了一张抄家前自己坐在书房里的照片。晚年见到这张照片，他想到的竟是刘禹锡的名句“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翻译家屠岸干脆就用“萱荫阁沧桑”为题来写自己的书房史，小小书房的窗外，飘飞的都是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风雨之声。

为了一个“堆书的地方”（陈四益语），许多老辈文人、学者付出了几乎一生的努力和艰辛。即使出生稍晚一些的如伍立杨、龚明德诸君，也曾发出了“伺候八千册要命的书籍，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竟真的要经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感慨。那么，一旦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呢？翻译家李文俊说：“即便调我去当广东省或海南省的省长，我都不干。”此即所谓“虽南面王而不易”。同样是翻译家的马振骋则说，只有书房才能使人们知道在哪儿坐下来，是会安下心来的。人生有涯而学海无边，因此，画家田原才有“愧对书房”的感叹。翻译家和画家高莽干脆谦恭地声明：“我的屋子，也配叫作书房？”

董桥先生应该是见过东西方书房多多的人了，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竟也引起他的回音。他的感受是：书房书斋书室从来都带着布尔乔亚高档的情味，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其实，“访书的雅趣”又何尝不带“布尔乔亚的情味”。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藏书不如访书，访书又不如读书。因为，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藏书”相比——仍然用绿原先生的话说——就算你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可观的书房，你那几本破书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你得读它。西谚云：一个人所读的书，才是这个人的气质最可靠的索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董桥又说，“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整齐了反而减了妩媚。”所谓的“乱叠”，当然不是指那些整整齐齐为“藏书”而集合在一起的书籍，而是一本一本地读过、用过，经过了几十年乃至一辈子或几代人的阅读和积攒而集藏起来的“蓬蓬茸茸”的书本。只有这样的书房，才是静水流深的、“活”的书房。

弥勒梳个大背头？

司马心

世象杂谈

“容天下难容之事，笑世间可笑之人”，大肚弥勒素来无发，怎么梳了个大背头——原来是在近些天，洛阳偃师的龙华欢乐园中，巍然塑起一尊弥勒佛的金身，袒胸露肚，笑容可掬，只是大脑袋之上，梳了一个大背头。人们走近一看，才觉得这手抚佛珠的弥勒多么脸熟，原来是当地某“企业”的一位“董事长”，一个腰缠亿贯的“老板”！

一个“老板”塑成了佛，是他个人要“树形象”，还是当地的人们要表彰他如佛一样的“贡献”，这就其情不详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弥勒梳个大背头，“老板”变身神仙佛，并非洛阳一例，也非今日才有。不久之前，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显目处，也竖立起了女娲和雅典娜的神像，然而人们一看，也是觉得似曾相识，这两尊雕塑的面部，竟是本校两位“校董”的脸。也是两尊“菩萨”，也是两位“老板”，虽然校方再三抱歉，说制作时“考虑欠妥”，但网友诸君，都断定他“制作”之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其实“老板”们虽然大多尊神，不少信佛，但真正愿意“立地成佛”的，多乎哉，不多也——他们更多的是崇拜权力、攀附官场，一心想做所谓“红顶商人”。这种“崇拜”，早已不是十年前PS一张与克林顿的合影挂在老板桌前那种“低层次”啦，比如有一位“董事长”，是有一支保镖队伍的，赫然命名为“8341”，他是要过一把“官瘾”甚至“御林军的气派”呵；又比如还有一位“老总”，他公司的部门设置，居然有“外交部”和“财政部”，还有“机关事务管理局”，俨如咱们的国务院，只未知有没有“国防部”？他也不是有什么“野心”，只是一点“权力崇拜”罢了。至于还有这样的“集团”，他的“总部”里头，既有“菊香书屋”，又有“西华厅”，而大门口呢，架了金水桥，又铺大广场，还矗立了两柱“华表”呢！这样的“找感觉”，就把“老板”们的“心潮澎湃”给一笔勾勒出来了——现在都又出来个“老板”变了大佛，塑了金身，“大肚能容”地俯瞰天下尘世，笑对凡夫俗子，这是否说明我们的“老板”们，“追求”也在变异，志趣发生了升华呢？

“老板”要“立地成佛”，本来说难也易。其难处，在于商场风云险恶，商战刀光剑影，哪里容得下满腔“佛心”呢？所以还得瞒天过海、暗度陈仓，还要连环计、拖刀计、二桃杀三士呢！所以这刀子，是岂能轻言“放下”的。说它之易，是说经过修炼洗革也可以“成佛”。那便是多一点对“下面”的慈目善心，少一点“血汗工厂”；多一点对社会的责任义举，少一点向清清河流里甚至饮用取水口的“排放”；多一点灾难祸起时的慷慨解囊，少一点“阿巴公”的色彩。这样的“立地”和“放下”，即便他梳个大背头去做弥勒，公众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更不会沸反盈天的。

景点观片

袁念琪

说起中国的旅游景点片，《庐山恋》可谓鼻祖。它之所以与景点片搭界，一是庐山拍摄并充分展现庐山风光。二是庐山的旅游管理者借船出海，把看《庐山恋》当作旅游项目之一；并在2002年因“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看景点片的好处，既可以在自己开游前，对景点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晓得哪些要重点欣赏，哪些是可以忽略带过的。更主要的是可以饱览该景点一年四季的最佳画面，而且是在最近的位置、角度和时间拍摄的。

去年在美国旅游，也看了两部景点片，一部是在西部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另一部是在北边的尼亚拉加。

到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导游说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看景点片。想来是在电视台做了二十八年专题片的缘故，我对这类型的片子是提不起兴趣。已经来这玩过的女儿说，这部片子还是值得一看的。

出了看片的钱，可选择一顿午餐。反正是要花时间吃饭的，边看边吃是一举两得。影院里的人不多，显得空荡荡。看片的人多半与我一样，捧着个纸碗。我像报务员那样带上耳机，片子有中文同声翻译。

眼前是块据说当今世界最大的银幕，让画面更具冲击力，音响效果也很有腔调和震撼力。坐在二楼，每当银幕出现主观镜头，特别是沿长446公里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飞翔，就像自己驾驶那样，手中的碗变成了舵。那个滑翔机飞向太阳的逆光画面，想是在向某位导演致敬。

情景再现是免不了的，片中也有老套手法表现。讲述5000年前大峡谷最早原住民、土著印第安人时，有一孩子玩弄手中树枝编做的木马；突然，另一部落杀了过来，木马掉落在地。看到这里，心想：木马会在后面出现的。果然，近代人来到科罗拉多大峡谷，从泥土中挖出了它……

正当我要把它视为与其他景点片一般时，被耳机里传来的一句解说震撼了：大峡谷不需要人类。

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天然遗产保护的大峡谷，被发现在1869年。第一个踏入河水的是约翰·卫斯莱·鲍威尔，一个独臂的退伍少校。从那时起，居住者、漂流者，探险者、牛羊等接踵而来。上下游造起水坝，跃过的鱼虾们能有多少，更使沙滩消失，令原先大洪水创造的鬼斧神工般的地貌变形，生态环境影响，空气污染……

是的。大峡谷不需要人类。人属于自然，而不是自然归顺于人。景点片是需要诗眼的，更需要有个魂的。没有魂的东西无法叫人亲近，也是不能长久的。

书法 钱汉东

母亲的胸怀

光红

母亲谢世一年了，当我翻睹着她的遗物，就像推开她人生中一扇扇沉甸甸的门窗，她的音容笑貌如同石刻印墨般的使我难以忘怀。

母亲祖籍无锡，出生于湖州一个船商的小康之家。1937年17岁的母亲在上海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1947年冬天，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在上海被敌人抓捕关押了一年多，受尽严刑拷打，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57年，母亲的命运跌到了低谷，独自带了三个幼儿搬到斜土路大木桥附近俗称“九间头”的棚户区。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年幼的我们不知道母亲常常为没米下锅发愁。时至今日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她经常带着我们排着队，踏着明朗的月光，走在弹硌路回棚户区的家，一路上她教我们唱国歌、唱抗战歌曲。她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尽量带我们看电影、去公园，使我们享受着同时代少年儿童的幸福和快乐。

十年动乱间，母亲因地下党员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当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横穿上海从沪南步行到杨树浦去探望被关押的母亲，受尽屈辱的她是那么淡定。看守怕她自杀，她却笑傲：“怎么会？我还有三个孩子呢！”把孩子带大成人是支撑母亲活着的全部信念。由于我们姊妹三人年龄挨得近，结果成了老三届一片红的对象，两个去了内蒙古，一个去了江西。在现实面前，刚从牛棚里解脱出来的母亲显得那么平静，钱不够就典当自己唯一值点钱的猫皮大衣，再四处借钱打点着孩子们远行的生活用品。在一片红歌声中，隔着车窗的母亲在火车开动时还一直把微笑留给我们，此时此刻又有谁能体谅到母亲心底的巨大伤痛啊。她年复一年孤苦伶仃地在上海过着极其清贫简单的生活，而我们却常常会收到母亲从牙缝里挤出的钱和物。

生活中的母亲是好强的，尤其到了晚年，凡是她能动手的事，绝不要别人来帮忙，“我自己来”更是她垂暮之年的口头禅。她的一只耳朵解放前坐牢被反动派打聋，另一只耳朵也在十年浩劫中受折磨失聪，使得她在晚年生涯中长期处于一个无声世界，这对她的心灵是一种何等折磨，然而母亲泰然置之。读书看报是她晚年生活中最大乐趣，对《新民晚报》更是情有独钟，凡是她认为有保留价值的时政要闻，副刊上的健康、生活常识等文章都剪辑下来，以便日后翻看。

早在二十多年前，母亲就决定遗体捐献，并动员了我的舅舅、舅妈也办理了遗体捐献。如今老人家们都远离我们而去，实现了他们生前遗愿。母亲的一生三次被关押，在她骨折住院时，妹妹问她：“此生住过几天医院？”母亲笑言：“坐牢的时间比住院多。”在她摔断股骨的第二天，竟顽强地坐在床上向我唱起了解放前在敌人狱中唱的歌曲“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声音是那么洪亮动听，九十二岁高龄老人了，在她生命最后三个月里还发自内心地留恋着她为之奋斗过的青春澎湃的浴血年代，她为曾在那个时代英勇献身而感到自豪。

十日谈

感恩母亲

明日刊登《母亲的骄傲》。

夜光杯